

《AI 世代：從政治哲學反思人工智慧的衝擊》書評

甘偵蓉

摘要

《AI 世代：從政治哲學反思人工智慧的衝擊》一書深入探討了政治哲學如何處理 AI 相關議題。書中主張包括 AI 在內的科技，不僅是政治性的，且充滿權力，進而挑戰普遍流行的科技價值中立論以及科技決定論。作者馬克·科克爾伯格在探討自由、平等與正義、民主、權力、人與非人的界限等重要政治課題時，不僅分析了 AI 的預期和非預期影響，也著眼於 AI 如何重新塑造相關的政治哲學理論和概念。本書的核心關懷，是從政治哲學角度回答「AI 未來應該如何發展」這一規範性問題，同時也是對於人類當下面臨的最急迫問題之一的回應。

- ◎ 關鍵字：AI、政治的、技術、權力、表演
- ◎ 本文作者甘偵蓉為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 ◎ 聯絡方式：Email：zrgan@thu.edu.tw；通訊處：407224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727號。
- ◎ 收稿日期：2024/07/22 接受日期：2024/07/28
- ◎ 致謝辭：感謝本刊的邀稿，並感謝國科會人社中心所支持的「人工智慧與 政治哲學研讀群」的夥伴，以及東海大學哲學系選修相關課程的學生。

Book Review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I*

Zhen-Rong Gan

Abstract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I* offers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how political philosophy engages with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AI. The text argues that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I, are inherently political and power-full, thus contesting widespread beliefs in the neutrality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In his analysis, Mark Coeckelbergh addresses key political themes such as liberty, equality and justice, democracy, power, and beyond human-centered politics. He critically assesses AI's anticipated and unforeseen effects, emphasizing its role in transforming foundational concepts and theories within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book's primary focus is to provide a normative respon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the question of how AI as political technologies should evolve. This inquiry also addresses one of the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currently confronting humanity.

- ⊙ Keywords: AI, Political, Technology, Power, Performance
- ⊙ The author, Zhen-Rong Ga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Tunghai University.
- ⊙ Corresponding author: Zhen-Rong Gan, email: zrgan@thu.edu.tw; address: No.1727, Sec.4, Taiwan Boulevard, Xitun District, Taichung 407224, Taiwan R.O.C.
- ⊙ Received: 2024/07/22 Accepted: 2024/07/28
- ⊙ Acknowledgment: I am grateful to this journal for the invitat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y Group" supported b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STC), and to the students enrolled in my courses at Tunghai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壹、AI 作為政治哲學的研究主題

有關自由、平等與正義、民主、權力、人／非人邊界政治等的哲學討論，是當代政治哲學的基本課題，究竟該如何借助討論這些課題的政治哲學與社會理論視角，以反思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技術（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以下合併簡稱 AI）¹ 在哪些層面與結果上影響著人們及所處社會，並思考該如何為 AI 應該鑲嵌的政治與社會條件建立規範架構，馬克·科克爾伯格（Mark Coeckelbergh）所撰寫的《AI 世代：從政治哲學反思人工智慧的衝擊》（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I），無疑是一本不錯的入門書。

這本書的台灣中譯版書名，有些不同於原文書名的直譯是《AI 的政治哲學》。雖可理解這項差異應是出版社為了行銷之故而修改，但這麼修改有可能失去科克爾伯格透過書名想傳遞的二項重要訊息。

首先，他不只想將 AI 放入傳統的政治哲學與社會理論脈絡中討論，而是企圖從政治哲學發展出有助於討論 AI 應該鑲嵌怎樣政治結構的工具箱，並建立相關批判研究框架的野心。所以他在書中的討論未停留在借助政治哲學反思 AI，而是企圖建立可將政治與技術結合起來的 AI 政治哲學。

當然這與他對於政治哲學領域相當缺乏科技研究視野的批評也有關。² 他在書中處處強調 AI 是充滿權力且政治的，致力於說明 AI 如何以非工具形式與人類及所處社會糾纏（entangled）並緊密結合，原文書名除了多少是在政治哲學領域插旗 AI 研究的意味外，更是揭示作者在書中指出的：「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哲學再也無法迴避海德格（1977）所謂的『關於科技的問題』」（頁 27 & 260）。

-
1. AI 與機器人技術有本質上的區別。AI 主要是以電腦軟體所實現，機器人則不一定要內建 AI 系統，但即使有內建 AI 系統，也需要外部感測器和致動器來感知環境才能動作。
 2. 科克爾伯格在書中其實也提到，技術學家在對於科技進行哲學性的規範評價時，除了少數幾位，至今多從倫理學而非政治哲學尋找理論資源，因此他以本書來橋接政治哲學與技術哲學的研究（頁 18-19）。

貳、政治與技術共同思考（*zusammendenken*）³的工具箱

科克爾伯格既然有意以此書作為 AI 的政治哲學入門書，他的撰寫策略便是盡可能將當代政治哲學與社會理論都納進來討論。此書討論議題及論述架構大致如下。首先，除了最前面的導論以及最後面的結論外，他總共區分了自由、平等與正義、民主、權力、環境政治與後人類主義等五項主題。其次，他將每個主題分別以一章的篇幅來討論，或者是援引在該主題上有提出論述的政治哲學或社會理論來說明，那些論述如何有助於思考哪些 AI 議題；又或者指出目前 AI 科技運作帶來哪些預期或非預期效果，有可能會對於該主題的相關概念或理論帶來什麼挑戰等。

此外，科克爾伯格在討論每一章的主題時，相關討論順序原則上都是先介紹英美分析研究取徑的政治哲學理論，然後再介紹歐陸哲學研究取徑的理論。事實上對於任何政治哲學家來說，要在那五項政治哲學的基本課題當中，同時涵蓋英美分析與歐陸研究取徑的理論並不容易，因為這兩種研究取徑的論述頗不相同。例如英美分析取徑的政治哲學，偏向對於相關政治概念如自由、平等、正義、權利與義務、政治權威與政治正當性等進行概念分析或重構，並且常以提出可一般化的政治原則或理論架構來說明規範性。但歐陸的政治哲學則比較注重歷史脈絡與文化特性，傾向分析與解構在特定的政治社會和歷史脈絡中，相關政治權力運作機制、意識形態的構成、或是政治話語究竟是如何形塑或受到形塑，然後加以批判並尋求解放的可能。

科克爾伯格對於英美分析與歐陸研究取徑的政治哲學理論、甚至社會批判理論的掌握廣度，雖然令人折服，但期待在一本書的篇幅當中都論述清楚或深入說明，顯然是不可能的。他指出此書撰寫重點，在於提出問題而非提供答案，目的是為政治哲學可以如何協助解決或釐清 AI 相關爭議給出建議，而此書便可視為將這些建議集結起來，以作為可用來建造 AI 應該鑲嵌的政治結構之理論或概念工具箱（頁 261）。

不過，此書撰寫目的既然在於，提供如何思考政治哲學與 AI 技術的連結，而思考往往從提問開始，因此科克爾伯格在各章中似乎有意常以提問形式來取代理由闡述或論證。這種書寫方式對於未有足夠政治哲學理論者，也許會構成挑戰，未必都能抓

3. 科克爾伯格在書中將這個德語翻譯成英文的 *thinking together*。

住他提問背後想傳遞的論述。尤其，當他提出 AI 已經或可能帶來的問題時，有時會讓人疑惑那些問題的出現，究竟是使用 AI 之故，還是本來就存在問題？又如果本來就存在問題，使用 AI 將讓原本問題更嚴重，還是減輕問題的嚴重性？例如他說機場安檢所使用的「如果」是不會辨識錯誤的臉部掃描系統，但他問檢查程序本身包含臉部掃描，是否已侵害個人不受干涉的消極自由？他又接著問，如果臉部掃描系統會出錯，是否也讓個人承受這項自由被侵害的風險？（頁 39）

他的第一個提問雖可理解不光針對 AI，而是根本上就質疑那些大肆搜集旅客個人可辨識的生物資訊的機場安檢程序。此處或有人爭辯，這表示問題的根源在於安檢程序的內容，不在於使用 AI 或它們是否會出錯；換言之，問題在於以安檢為名，究竟能否證成蒐集對於個人辨識率更高的生物資訊？

但這麼一來正凸顯問題的出現及討論，其實無法與人臉辨識系統這項技術的使用區分開來！過往海關人員在無科技協助下只能用肉眼辨識，自然就沒有蒐集個人生物資訊的敏感個資問題。當然或有人爭辯過往這種肉眼辨識方式就是在侵害個人消極自由，但多數人或許都不認為這樣做有什麼不妥。那麼當修改辨識個人方式而開始遭質疑是否會侵害個人消極自由時，就表示安檢辨識個人究竟要多精確或非得透過這種方式才能辨識個人等，人們逐漸產生疑慮或有爭議：安檢的臉部掃描系統這項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究竟多高程度符合有權安檢者對於安檢結果的期待？而有權安檢者又是如何權衡社會大眾對邊境安全容忍度與蒐集敏感個資可能侵害自由程度？還是說邊境安全的促進，其實不需要靠蒐集人臉這類敏感生物資訊就能達成？諸如這些爭議與考量正是為何設計臉部掃描系統以及如何設計的關鍵。

而科克爾伯格的第二個提問：臉部掃描系統會出錯，是否也讓個人承受消極自由被侵害的風險？這問題的脈絡在於，我們或可問靠肉眼與靠機器辨識，哪個錯誤率較高？如直覺認為肉眼辨識錯誤率較高，那麼考量安檢首要目標就是促進邊境安全，使用辨識錯誤率較低的 AI 系統不是更好嗎？但即使承認使用 AI 系統來安檢比較好，在目前基於機器學習所設計的辨識模型是統計模型一定有辨識誤差下，那些被辨識錯誤者是否有膚色、種族或性別等的相似特徵偏誤？又相關偏誤是否可被系統使用者如安檢單位及目標對象如旅客所接受？究竟哪種偏誤及偏誤程度，是前述人員認為已達到侵害個人不受干預的消極自由程度？

人臉辨識系統的準確率與人臉數據點蒐集數量及品質攸關，究竟系統準確率要達到什麼程度，在符合安檢需求的同時又不致有侵害個人消極自由之嫌？又相較於指紋辨識、虹膜辨識等個人生物資訊蒐集技術，究竟使用哪種技術，或者根本都不需要蒐集生物資訊的其他技術，既能符合安檢需求又能降低侵害個人消極自由的疑慮？而在科技不斷的進步下，社會中的人們對於安檢可促進的邊境安全閾值，是否也相應的不斷調高，或不安全感的忍受程度也相應的不斷降低？

以上有關安檢使用人臉辨識系統的討論，雖出自於筆者抱怨科克爾伯格在書中某些過於簡要的提問與論述，但也是以具體案例來驗證此書如何有可能作為討論 AI 的政治結構之工具箱。上述討論顯露出作者為何主張 AI 徹頭徹尾就是政治的 (AI is *political through and through*)⁴ (頁 20)，當我們討論 AI 在某個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時，相關討論不會只涉及該項 AI 技術以及當下環境或場域，而是會涉及在該環境或場域使用 AI 的政治社會脈絡，以及在那些脈絡底下有權力決定或使用該技術的人們。

因此，作者在書中一再強調 AI 不是也不可能是道德與政治中立的，甚至將 AI 稱為政治技術 (political technologies) (頁 27 & 257-266)，並試圖在每一章中都呈現 AI 的政治維度：不只從使用 AI 的預期與非預期後果來探討 AI 對政治社會造成的影響，也指出 AI 在形塑人們如何思考與感受自由、平等、民主、權力等政治基本課題的力量或角色。

參、AI 作為人類技術表演中的人造權力

科克爾伯格對於 AI 的看法，不但與多數 AI 技術人員堅持 AI 是價值中立的想法相左，且有別於政治哲學未特別談論科技的英美分析研究取徑，也不同于歐陸哲學中的馬克思主義式研究取徑。甚至，他企圖拓展技術哲學中對於人與技術的關係及互動之論述，主張 AI 的技術表演 (technoperformance)⁵ 取徑，以更加凸顯 AI 的能動性及

4. 作者在原文就是以斜體來強調的。

5. 中文書將 performance 翻譯成「展演」，但考量作者正是以舞蹈、戲劇、音樂等藝術表演作為隱喻來說明科技的能動性 (Coeckelbergh, 2019)，而非自創專詞並賦予其特殊意義，如此一來在中文翻譯上如另創新詞反而有礙理解作者的論述，因此本文將依照一般翻譯習慣將 performance 翻譯成「表演」。

其非工具效果，並在此意義上將 AI 稱為「人造權力」（artificial power）：「不是因為人工智慧無所不能，而是因為權力被人工智慧所行使。人工智慧作為人類技術表演的一部份，它形塑了我們的行為以及我們是誰／是什麼，只有如此，人工智慧才是充滿權力以及政治性的」（頁 215）。

或有人疑惑，同樣都將 AI 或任何技術視為政治的且充滿權力的，上述科克爾伯格有關 AI 的主張與馬克思主義式研究取徑有何差異？差異在於，前者對於科技作為權力的理解，是承繼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對於權力的微觀機制之說明，後者則是將權力視為社會與政治體制中一種系統性的屬性（頁170）。

在馬克思的時代雖然沒有 AI，但後繼學者從他對於科技的看法中延伸出有關 AI 的論述：AI 被視為科技資本主義（technocapitalism）中的資本家用來剝削人們的工具，主要用來支持與維持旨在最終以機器取代人類勞動力的資本主義秩序。目前使用機器學習 AI 的資本主義，因為是從人們在生活各個層面的選擇與決策所建構出來的資料經濟，而讓 AI 是政治的且充滿權力。但這種權力不論在企業還是政府，基本上還是以集中且從上到下的方式在運作，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不單只是機器而是還有人類參與其中（頁 180-183）。

相較於馬克思主義只著重在經濟權力，傅柯認為權力不但瀰漫在政治社會的各個領域而不限於經濟領域，並非從上至下的集中運作，而是深入到每個社會行為者的身體之中，並且形塑與生產出社會行為者的自我和主體。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主張她對於權力的解釋比傅柯更加主動，權力不只是生產而根本是構成自我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她認為就如同某些言語行為（speech acts），人們的自我與身份認同例如性別認同，從來就不是本質性的，也不是單次行動即可完成，而是從持續不斷表演的反覆實踐中逐漸構成（頁 200-201）。

科克爾伯格承接傅柯以生產為取向的科技權力觀，並結合了巴特勒使用「表演」來說明權力的能動性之比喻，進一步提出其「人類技術表演」的權力取徑，企圖透過比喻藝術表演來說明科技的作用、角色以及與它們與人的關係。對於科克爾伯格來說，或許一開始人類利用科技去達成目標，科技所帶來的效果及影響，可視為人類與技術的共同表演，過程中不只是人們利用技術來創造、引導與編排那些表演，技術本身的特性與效果也形塑著那些表演。此時以生產為取向的科技權力觀者會說，不只是

人們利用科技這項工具來行使權力，科技作為權力也會生產知識，且形塑著自我或主體行為。

但科克爾伯格認為隨著科技尤其是 AI 產生越來越多非預期的效果與影響，且在那些效果與影響逐漸普及下，AI 就不再只是工具或人類行使權力的中介，而是彷彿舞蹈表演的編舞者、戲劇表演的導演、音樂表演的指揮家等，主導及組織人們做事情的方式，形塑與指導著人們的行為、身體感受與情緒、時空的界定等，AI 施作權力在人們身上。當然他的意思並非指 AI 有自主意識，也不是指人類變成完全被動地遭受 AI 操弄或是不需承擔責任，而是強調 AI 超出原先工具使用的效果，以及它們塑造與建構自我、主體性與群體行為的力量（頁 205-215）。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科克爾伯格將 AI 稱為「人造權力」，人們並非完全掌控與技術互動所採取的行動、產生的經驗以及構成的意義（Coeckelbergh, 2019）。

以前述機場安檢所使用的臉部辨識系統為例。在機場負責安檢的單位利用該項科技來更精準辨識個人身份，以達到他們認為有助於提升邊境安全管制的目標；但同時對於個人身份辨識的精準度，將受到這類系統的辨識力、針對某些屬性的族群有辨識偏誤、安檢單位如何使用系統、以及安檢對象如何回應等的影響。然而，一旦人們越來越習慣在安檢時被臉部掃描，或是越來越多機場安檢使用這類系統，安檢單位就會逐漸倚賴與求助這類系統對於接受安檢者身份的辨識結果，安檢人員也會要求接受安檢者應該要如何擺放臉部及做出什麼表情，以利機器可以清楚掃描及辨識出來。此外，當機器無法辨識出來或辨識錯誤時，或者安檢人員因此感到不耐或錯誤審問接受安檢者，或者接受安檢者因此而感到緊張或得努力為自身辯駁等。又辨識錯誤如果常發生在如膚色較深或東方臉孔的族群等，亦會影響與形塑這些群體與個人在機場安檢的經驗、記憶與行為等。

AI 視為一種科技權力並以「表演」來比喻，科克爾伯格指出可揭示這種科技權力的三個層面，這些層面彌補了後現象學與後詮釋學在解釋人與技術關係時，過度聚焦在技術物、個體感知、以及靜態體現（static embodiment）（Coeckelbergh, 2019）。

第一層面是，使用 AI 的過程將被理解為，人們與 AI 在特定政治脈絡和社會環境中共同表演的社會活動，這涉及了人們如何與 AI 以及彼此互動，AI 的設計者和開發者能開發何種技術與產品，以及終端使用者如何回應 AI（頁 207）。如果傅柯說在科

技使用的環境充斥著權力，科克爾伯格會說在 AI 使用的環境中充斥著 AI 與人類共同引導與編排的權力。

第二個層面是，使用「表演」作為比喻，將能凸顯人們與 AI 共同編排時，人的身體動作、移動或運動在使用 AI 科技的重要性（頁 207）。例如人們必須配合臉部識別系統可掃描辨識的距離與表情，或是滑動手機 App 的姿勢、方向與力道等。

最後一個層面是，這種「表演」的比喻將 AI 的影響延伸到時間層面（頁 208）。例如人們透過手機查看推送訊息的行為，而這些推送訊息的演算法，同時也在收集人們的偏好與習慣並決定後續要推送哪些訊息給使用者，演算法與人們因此共同形塑了個人與集體的認知、記憶與敘事。

肆、AI 發展責任承擔及人／非人的政治思考

科克爾伯格既挑戰 AI 通常被認為只是追求目標的手段或只有工具效能，亦強調對於 AI 的倫理探討必須鑲嵌在特定的政治社會脈絡中。在第五章從權力的面向來討論 AI 時，他更試圖以表演的比喻來說明，AI 這種科技權力透過逐漸普遍的非預期效果而獲得更多能動性之後，可能會反過來塑造人們的各種行為、感知及權力關係。

雖然筆者懷疑他對 AI 能動性和非工具化效果的強調，似乎在他的人類技術表演理論中將產生一種內在的緊張關係：一方面，原本主要是由高科技巨頭與 AI 共同塑造的展演，當 AI 的非預期效果日益顯著，逐漸超越了工具的角色，並越來越多地主導技術表演，這使得高科技巨頭也像多數人一樣受到 AI 的編排與組織的影響。這是否會削弱了高科技巨頭與人們對於 AI 發展的責任？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堅持高科技巨頭應對於目前的 AI 發展承擔重大責任，那麼 AI 的能動性似乎不如科克爾伯格所述那般強大？

當然上述緊張關係，也許不需視為其理論的缺陷，而是理解為人類與 AI 必然的相互形塑，正提醒著人們對於 AI 發展的責任承擔。如此一來，就能理解科克爾伯格為何在本書最後一章，進一步討論鬆動人類／非人類的邊界之可能，並以非人類中心的後人類主義、人與非人（其中包含動物、自然環境與各種科技物）的關係取徑，探討如承認非人的政治地位的政治社會結構如何想像。

傳統的政治哲學其實很少觸及這方面議題，但誠如他指出的，不論我們最終是否願意承認非人的政治地位，相關探討可視為對於目前以 AI 大肆累積資本與極端權力不對等的政治結構之抵抗，或至少是對於任何不斷強化人與非人的二元對立政治之思考解放（頁 255）。

伍、結語

本文一開頭說此書是 AI 的政治哲學入門書，但毋寧也可視為科克爾伯格對於時下相當流行的兩項主張之挑戰：一是針對 AI 科技是價值中立的主張，他反對並闡述科技為何是政治的且充滿權力；另一是針對 AI 發展的科技決定論的主張，他改以社會政治決定論（Uzuegbunam, 2024）的框架，提出 AI 與人類相互形塑但也可能最終由 AI 主導的技術表演理論，從政治哲學的視角來回答「AI 未來應該如何發展」的規範性問題，同時也是對於人類當下面臨的最急迫問題之一的回應。

參考文獻

- Coeckelbergh, M. (2022)。《AI 世代：從政治哲學反思人工智慧的衝擊》，鄭楷立譯。台北：商周出版。ISBN：9786263189881
- Coeckelbergh, M. (2019). Technoperformances: using metaphors from the performance arts for a postphenomenology and posthermeneutics of technology use. *AI & Society*, 35(3), 557-568. <https://doi.org/10.1007/s00146-019-00926-7>
- Uzuegbunam, C. E. (2024). Mark Coeckelbergh,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I: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3). <https://ijoc.org/index.php/ijoc/article/view/23118>